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五鼠鬧東京 第三回 五鼠精下凡作怪

卻說五鼠來到山中，看見山勢嵯峨，草木茂盛，正好安家，□分歡喜。一鼠云：「我與你五人各分地位。我居中央，你四人各居東西南北四方洞穴。各處居住一隅，倘有不測，即將難香呵動，我等四方救護，無有萬失。」四個齊聲道：「大哥之言，甚是有理。」四個各投一方去尋洞穴居住。不意二鼠來到山邊，上有山岩凹凸，下邊江水。江水汪洋，光天雲影共徘徊，魚躍鳶飛昭上下。有古穴近水不遠。二鼠付道：「此穴這等好，生成與我安身的！」竟進穴來。入到穴邊，但見蝦用長叉，龜滾蠻牌，蚌張連夾，蟹舞雙戈，鼉鼓喧天，殺將出來。二鼠乃措手不及，被水族諸精殺得望風逃竄。

奔忙走到一鼠中宮來說：「我今日去南山地穴安身，遇著一場大晦氣。若不是我四足會走，逃得性命來見哥哥，幾乎死無葬身之地！」一鼠道：「我兄弟五人初到此山，必須先耍個架子與人看，在後諸精才不敢來欺侮我們。」即取難香呵動，三鼠、四鼠、五鼠皆到一處，連忙問道：「哥哥有甚事故，難香呵動？」一鼠道：「三個尋得所在麼？」皆道：「未曾尋得，一聞這裡難香，即忙來了。若有甚麼妖精無理說，我等拿來，一與大哥出氣，二顯我等神通。」一鼠道：「不可造次！今日二弟去山南尋穴，被一班妖怪趕殺逃難，幾被所害，因此邀齊你等同來商議。先去訪問其穴是何怪所居，方好去與他作對。」三鼠道：「列位兄弟放心，你等只在洞中少待，我去探訪個消息便來回報。」搖頭擺尾，竟出洞來。

行到南山，只見有一大石穴。三鼠爬在岩上，石穴四邊遙望，並無動靜。又坐了一回，忽見岩側有一個小洞，只聽得洞中「咳」了一聲，見一個老猿精帶了許多小猴出來。有詩為證：

體赤毛長碧眼圓，三三兩兩出靈天。
蟠桃會上曾偷果，惹得賊名天下傳。

三鼠是個好動的，連忙向前，望著老猿深作一揖。老猿見了，忙忙來答禮，說道：「老鼠哥何事在此？」三鼠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是西天雷音寺如來座前的鼠精，特來凡世玩景，權往此山居住數日，決不久占。昨日二鼠家兄前往此山南方覓穴，近江有一穴，不知是哪個妖精所居。家兄在其穴前經過，被他統領水中鱗甲之兵，將兄殺得逃回，若不是走得快，險些兒被他所殺。竟來拜問是何妖怪？乞賜見教！」老猿道：「不說這妖便罷，說起這妖，不由人腸不斷矣！這妖乃是海岩之下一個千年老鰲精，帶領水族群妖，坐鎮此山之南，甚是无理。我們每年常有小猴孫不知事體，在南山之水中洗浴，皆被吃去。幾欲報仇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容忍。你們兄弟讓得他過也罷，若要去惹他，其實有些利害！」三鼠聽其實說，也不回言，相別老猿，走到洞中，將老猿言語一一說與眾鼠。又把老猿臨別，「勸我兄弟莫去惹他。分明量我兄弟沒有本事，故出此言。決要與他爭個高下，不可輸了銳氣！」一鼠道：「三弟說得也是，只宜謹慎，方可無失。今夜三更聽其睡靜，我們同去探個虛實，然後行事。」商量已定，各人飽食一餐，同來南山之頂，伏於石下。

候至三更，五鼠來穴前穴後左右岩石俱已看得仔細，同到穴門邊張望穴裡。見有一小孔直透海去，因此凡有戰鬥，裡外有兩路，水陸相通，故捉他不得。一鼠看得明白，吩咐不要驚動，悄悄地轉回。於是同歸轉洞中。五鼠問道：「叫我等悄悄地速轉，是何緣故？」一鼠云：「你等不知。用兵之道：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，方可取勝。日前二弟初去，他不知我等是甚麼人，故此殺來。我既被他趕殺，連日不去復仇，他必以勝自矜。我今知其虛實，然後一戰，我知他，他不知我。兵法云：『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；不知己彼，百戰百敗。勝在我，敗在他，吾無憂也。』」三鼠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速可進兵。緩則事泄，恐難取勝。」一鼠道：「吾已劃策已定，來日早起，聽吾施行。」眾皆散去。

歇宿一宵，次日五鼓已罷，日色東升，四鼠齊來聽令。一鼠出令，喚二鼠：「前去鰲精穴前搦戰，只許敗不許勝，漸漸誘他追趕，離穴五□里之地，方許殺回。」二鼠領令而去。又喚三鼠、四鼠：「去二□五里之地埋伏，任從他們過往，不可驚動。待其殺回，截其歸路。」二人得令而去。一鼠同五鼠潛來鰲穴山後高處隱伏去了。

卻說二鼠得令，即時裝束，前來鰲精穴前高聲大叫：「老鰲精，今日與你決個雌雄！」原來鰲精且自有些法度，每日差兩個小蝦精把守穴門，輪流替換，遇大小事務，往來各項，必先通報，然後得入。日前二鼠不知，擅撞入去，故被趕殺。此時來在穴前叫罵搦戰，把守穴門小蝦聽得，快人報老鰲精道：「前日殺敗老鼠精，今又來穴前搦戰，出言甚是无理，不敢隱藏，報與大王得知。」鰲精聞知大怒，即傳軍令，令眾精搖旗擂鼓，殺將出來。鼠精亦張牙舞爪來迎。鰲精問道：「你是何方妖怪，敢來犯吾境界？只可藏形半夜，鼠竊狗偷之輩，敢在此青天白日之下，耀武揚威。若不退去隱形，教你粉骨碎身！」

鼠精亦罵道：「這老鰲，你可潛蹤水底，縮首岩下，仗魚蝦以作威，見蛟龍而喪膽。正來拿你烹入鼎鑊上烹煉一刻，叫你爛成黑炭矣！有何本事，敢出大言？」舞斧來鬥。老鰲來迎戰。

未數合，敗走。鰲精傳令眾將，務要趕上剿滅此精，先得首級者為頭功。於是眾精爭先趕上。趕至二□五里，鼠精回頭又戰，數合又走。約又趕□五里，鼠精回頭又戰數合，望西又走。眾精奮力來趕。又走□五里，鼠精回頭大展神通，張神威，哮吼跳躍，殺得水族諸精大敗逃回。走至中途，卻被三鼠、四鼠攔住歸路。眾敗精不敢戀戰，只是奪路而走。且戰且退，正是力怯心寒，看看走到穴前少歇。眾精曰：「今日之敗，乃欺敵故也！若不去趕，不至如此。今走歸得保全性命，乃是天不絕吾類也。」且驚且喜，坐在沙上歇息不題。

原來鰲精先帶水族眾精追趕二鼠之時，方才出穴去，一鼠與五鼠從穴後偷入穴來，搬運土石將穴底水門塞斷，自己變做獼猴坐在穴中，喚五鼠伏在穴後岩下，久等多時。鰲精及眾精歇息已定，收拾入穴來，只見穴中已被獼猴占了，水門又被塞斷，魂不附體，跑出穴來。穴邊伏兵殺進，穴中獼猴殺出，二鼠、三鼠、四鼠追殺將來。鰲精見不是勢頭，率同水族眾精，逃入江中去了。眾鼠占了南山巖穴，四邊高築土石，以防水兵侵害。水門斷塞堅固，大家以作太平宴飲，數日而罷，卻歸方位居住。

卻說三鼠歸到西山之下，尋得有巖穴正好安身。只是四邊壁立，其中虛空，自思自付道：「富貴金玉米谷，堆積如山。

似我處此空洞之中，毛無所有，若有人來看見，說我如此窮乏。也要尋些東西來家，方成模樣。」不免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客人，盛裝行李，前往大路投宿。店主人一見，與妻談道：「這個客相貌堂堂，行李服飾甚是齊整，想必是個貴家子弟，出來為客的，本錢決大，不可輕慢他。」是夜備辦酒肴，慇懃款待，店主自來陪奉。飲至數杯，主人問道：「客官從何而來？」三鼠答道：「我本西涼州人，家父曾任會稽太守。只因我讀書屢考不利，因此棄名就利，帶本錢往東京買貨，求些利息。奈小價為挑擔子重，行不起，借此少得數日歇腳。」店主大喜。

過了一夜，次日店中間坐，酌酒自娛。及至將晚，有一起山東客，販有二□餘車雪梨、圓棗、柿餅等貨，推入店來投宿。三鼠見了，心中暗喜：「這些好物件，正好拿去進與列位兄弟享用！」那伙客人行路辛苦，食了幾杯酒，吃了晚飯，各自倒在牀上一覺睡了。及至夜深，店人燃燈閉門，竟送三鼠入臥房，安寢已畢，皆去自眠。三鼠佯為睡著，到至三更，用起神通，將二□餘車果品皆推入穴去了。及至五更時分，眾客起來做飯趕路，燃著燈一照，二□餘車果品，不見一些。忙叫店主起來觀看，果不知在何處去了。及詢問那個客官，房中並無蹤跡，亦不知何處去了。客人、店主只是叫屈，四邊訪問，不知下落，細訪數日，竟不知蹤影。這伙客人常年在此店家往來居住，已知他家忠厚，並不見疑，故此店家得以無事。眾道：「客官人才俊偉，如何做賊，盜去許多車果子？況是一人，如何盜得許多果去？若有人多，路上豈無蹤跡，想必妖怪為害也不見得。」眾客只得各自空手而回，不題。

卻說三鼠推得許多車果子，來到洞中，即將難香呵動。眾鼠一聞，只道有不測，忙然齊來三鼠穴中。只見三鼠已在穴外鞠躬相待。眾皆來到，並無他事，皆問云：「你既無事，何故把難香呵動，驚我眾人忙來不迭，只怕你有何危急？」鼠三道：「實不敢相

瞞列位兄弟。我今日做得一場好買賣，不忍私自富貴，故此相邀諸位同享榮華。請進穴中觀看。」眾人內，只見有二□餘車果子，皆滿載棗子、柿餅等物。眾皆大喜，將來擺列在地，飽食一餐。三鼠道：「列位兄弟每人各推四車回去，餘皆留在我穴中受用。」俱各稱謝相辭，各推四車而散。

三鼠自思，糧食幸有許多，儘夠。只是缺少金寶，不免再去弄些金寶回來。搖身一變，變作一美貌婦人，在於途中，百般嬌妍，賣弄風情。有一伙客人乃是四川楠木客，出外六載未回，本已賣盡，各帶千金回家。來到中途，日午春月天氣，和風暖日，吹人如癡如醉，坐在柳陰之下少息片時，舉頭一望，只見一女子隔牆而行，自歌自詠，半掩半遮，腳蹤寄語，眼角傳情。這幾個客人，皆是青年子弟，況離家日久，一見如此嬌嬌美女，情興如何不動？欲心一動，不能止遏。內有一客信口吟詩云：

路遇誰家一女流，相逢邂逅兩情綢。

桃唇為我頰含笑，柳眼窺人半帶羞。

話有通情難啟口，行無去志又回頭。

這般窈窕牽人處，君子如何不好求。

那女子隔牆聞知，正容答曰：「君子吟得好！妾少步韻一首，幸勿見哂。」遂吟云：

幸逢君子愛風流，一夕情同百世綢。

衾枕願陪君所欲，荊釵自愧我含羞。

聊將詩句為紅葉，永固恩情到白頭。

君子溫良恭儉讓，奴當自奉異人求。

女子吟罷，笑面相迎。幾個客人一一答禮。女子云：「此去奴家不遠，相邀列位，回到寒居飲杯清茶。」正是清字兒不曾住聲，這些人去字兒連忙答應。大家叫道：「如此，禮當相拜，請小娘子當先道引，我等隨後。」那女子款步金蓮當先，眾人相隨。行數□步路，只見樓台高聳，屋宇巍峨，門前寬闊，盡是華壁粉牆。左轉一曲，只見路道清奇。都是白石欄杆，希罕景色般般有，無名異果噴花香。又轉一曲，乃係綠陰深處。過了綠陰深處，兩廊屋宇，明瓦疏窗，見了許多景色。

再轉就是客堂，又只見明明亮亮，堂上清幽，爐灶名香。轉盼又見金鑲學士藍笏象牀。轉入裡面，分賓主坐下，各上施禮。

兩邊小子侍立，丫環侍女，玉手遞茶湯。那六個客人被妖引入迷魂路，凶而不知，以叢風逸樂話。

不多時，只見幾個小廝擺上一席酒來，六個客商共同一席，那女子坐在一旁，開言帶羞而謂曰：「妾告君家，得聽奴訴說因依。」六位客官答道：「有話但說無妨。」那女子一一道說其詳：「妾身去年不幸夫君早喪，翁姑雙亡，奴若出事他人，又捨不得許多樓房、屋宇、田地、家寶、物業，妾身欲招一郎入門相陪，枕席之樂，願與綢繆，共樂百年鴛帳。正合妾身終日思懷之念也。」這眾客人各有相爭之意。那女子說道：「我家非比尋常，欲愛其貌，必須量玩光景。」各客聞言，皆現珍寶：或有黃金白銀，或有珍珠瑪瑙，或有珊瑚琥珀，或有美玉車渠，或有水晶琉璃。各獻珍寶以為引動女子心情，人人皆有私謀之意。殊不知三鼠原是苟謀，套其珠寶出現，要奪回山之意。那娘子說道：「奴欲其君，今晚自然相陪枕席。」不覺天晚，一人一所，房牀帳幔錦被皆已齊備，各人就枕。女子道：「列位客官，各人房內點燈一隻，不可打滅。」皆各閉門靜坐，終是思慕那女子，如何睡得著。一更將闌，六個客人，六間房子，皆有這個女子來陪宿。枕席之間，極其歡愛。這正是：

一宵恩愛千金價，皆作襄王一夢中。

迫及雞鳴，那女子忽然不見。這些房牀屋宇，盡皆潛蹤，六人俱睡在芳草坡邊，本錢行李皆不見了。六人掙扎起來，頭昏腳軟，腹脹腰疼，口中叫苦連天，起不得來，無可奈何。

喜得茅山有一個真人，在此山北嶺之巔煉丹四□九日，丹已煉就，收拾回山。只見數日以來，四山皆有妖氣沖天，將丹收拾，來此北山之下，試看妖氣從何而起。方才下得山來，恰好遇見此六個客人哀哀叫苦。真人問其始末，察其詳細，皆中妖毒在腹中。董真人與此六人道：「喜得遇著我來得湊巧，還是有緣，你六人亦不該死。若還遲來兩日，你們也難救了。」

各給靈丹一粒，吞下肚去。少頃，皆吐黑涎黑水出來，吐盡腹中漸漸平復，皆起得來，望董真人便拜：「若非真人相救，我們必死於此。救命之恩，難以為報！」真人道：「汝等作急回家，我再賜你靈丹一粒，到家吞服，自然無事。」六人拜謝而去。

董真人與山下各店中來說：「此山四邊皆有妖氣，不時放毒迷人，倘有中受害者，教他來我處討丹丸吞下，方可救命。我故與你等說知，廣行方便救人，不得有誤。」店主方知那車載的果子，亦是此攝去。自是客人有中受害者，皆到董真人處求藥，因此未有死者。

三鼠得了金銀數千，來到穴中，不勝歡喜，將雞香呵動，四個兄弟皆來。三鼠將此金銀挑開，獻與眾兄弟看，道：「我如今又有許多金銀。吃的也有，用的也有。」笑談一會，各自歸穴。五鼠來穴中自忖道：「三鼠前番有許多果品分散我等，今又有許多金銀寶貝來我眾人處賣弄。他偏做得來，我豈不如他？」說罷，將身一變，變做一個好漢，竟往東路而去。畢竟還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